

量词“只”的形成及其历时演变

王晓燕

(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)

提 要 汉语量词“只”可以搭配的名词类型广泛,有动物类、成对事物类、日用器物类、船等。本文通过探究量词“只”的形成及其历时演变,解释了这四类事物间的内在联系。量词“只”由其本义“鸟一枚”出发,分别选取“一枚”和“鸟”,沿着两条路线发展,在相似性和相关性动因的作用下,不断扩展至其他事物。厘清这个历时演变过程,可以更好地解释和学习量词“只”的用法。

关键词 量词“只” 量名搭配 历时演变

“只”作为量词,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搭配的名词范围较广,涉及类型较多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列举了其可以搭配的四类事物:①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:两只耳朵、两只手、一只袜子一只鞋;②用于动物(多指飞禽、走兽):一只鸡、两只兔子;③用于某些器具:一只箱子;④用于船只:一只小船。这几类事物差异较大,表面上看关系很远。它们为什么同在量词“只”的范畴内,相互间又有什么关系?本文通过探究量词“只”的形成和历时演变过程,尝试解释量词范畴内多种名词事物间的内在联系。

《说文·隹部》:“隻,鸟一枚也。从又持隹。持一隹曰隻,二隹曰雙。”刘世儒(1965:113)指出,“只”作为量词,“基本上可以把它范围在两个系统内”,一个是“鸟”的系统;另一个是由“一枚”(单只义)发展出来的。麻爱民(2015:164)也认为,量词“只”的用法基本上是按照“鸟”和“一枚”两个方向发展出来的。

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,进一步考察量词“只”的形成和历时演变过程,深入探究其历时演变的具体路线和范畴扩展的动因,认为“只”作为量词的用法,是基于语义“鸟一枚”产生的,“只”分别选取“一枚”和“鸟”这两个语义特征,沿着这两条路线不断发展,在相似性和相关性动因的作用下,不断扩展范畴范围,最终形成现代汉语中量词“只”的范畴面貌。

1. 个体量词“只”的形成

“只”用作量词最早见于《穆天子传》，指“玉”（洪诚，1964:180）：

(1) 天子美之，乃赐奔戎佩玉一只。（卷三）

查阅《穆天子传》，“名+数+只”的用法还有4例：

(2) 载玉万只。（卷二）

(3) 银鸟一只。（卷四）

(4) 秘佩百只。（卷四）

(5) 赐以佩玉一只。（卷四）

《穆天子传》应是“只”用作量词的最早例证，但这仅有的几例，都与“双”关系密切，如例1在《太平御览》（卷六九二、卷八六一）中皆引为“乃赐奔戎佩玉一雙”，例3-4在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》中分别注为“隻即雙字”“隻即雙之省文”。王绍新（2018:39-40）也指出，这里的“只”可能都是“双”的简写，“‘双’简作‘只’，盖汉时习惯”。

汉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“只”与“双”的关系，如：

(6) 绪卓匱一只。（《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》）

该例对应的实物为一对漆盘，据《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》，遣策上记载“只”的出土实物多为“双”。“‘雙’简省作‘隻’，盖汉代习俗。”（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，1976:40）

再看与“只”搭配的名词事物，也多具有“成双”的特点。如“玉”，以上例句中，除例3、6外，都与“玉”有关。晋郭璞为《穆天子传》作注时，例2注为“只玉为穀，见左氏传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中“穀”释作“双玉，也作‘珎’”。王国维（1961:161）在《说珎朋》中有详细说明：“殷时，玉与贝皆货币也……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，皆小玉小贝，而有物焉以系之。所系之贝玉，于玉则谓之珎，于贝则谓之朋。”也就是说，“贝”和“玉”最早作为货币或饰物时，都是用小玉或小贝系在一起，两串玉叫“珎”，两串贝称“朋”。这也可以从“珎”“朋”的字形得到印证。

朋	 商,合集 19636	 西周早,中作且癸鼎	 战国,睡虎《日甲》65背	 东汉,尹宙碑
珎	 商,合集 33201	 西周晚,噩侯鼎	 《说文·珎部》	 《说文》或体

图1 “朋”“珎”的字形演变

再如“箸”，汉代可见“只”用作“箸”的量词：

(7) 买箸五十只。〔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237.27 (乙 177)〕

由此看来，“只”作为量词，最初用于成双的事物，如“玉”、汉墓中的“漆盘”等。汉简中“只”修饰“箸”时，既可能指“一双筷子”，也可能指“一双筷子中的一个”。发展到后来，“只”广泛用于称量“成双事物中的一个”。我们由此大致可以构拟出量词“只”的形成过程：用于“成双的事物”演变为用于“成双事物中的一个”。

量词“只”的这种用法，与其名词义“鸟一枚”中表示数量的语义成分“一枚”关系密切，不管是称量“成双事物”，还是“成双事物中的一个”，重点在于表达数量。事实上，“只”还有一种用法，与“鸟一枚”中表示事物类型的语义成分“鸟”相关。

汉代可见“只”用作“鸡”的量词^①：

(8) 出鸡一只，以食长史君一食东。（《敦煌悬泉汉简》I90DXT0112 ③：113）

(9) 出百八十，买鸡五只。（《居延新简》二 51·223）

有学者认为，用于“鸡”的量词“只”也通“双”的用法，如肖从礼（2008:101），但王子今（2003:81）基于敦煌悬泉汉简考证其用法后，认为这里的“只”不宜理解为“双”。我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：量词“只”在这里已形成称量“鸡”的用法，随后逐渐泛化为可以称量的动物范围，成为一个典型的动物类量词。

不难发现，量词“只”在萌芽期，基于“鸟一枚”的名词义，分别选取“一枚”和“鸟”两个语义特征，形成了两类不同的量词范畴：一类偏重表示“成对存在的事物”，一类偏重表示“鸟类”。其后，量词“只”沿着这两条路线发展演变，我们将其标为“只₁”“只₂”，分别梳理其历时演变过程。

2. “只₁”的历时演变

2.1 用于“成对”的事物

2.1.1 与身体器官相关的事物类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量词“只”开始与身体器官相关的事物搭配，如“履”“钏”：

(10) 威仪以石掷之，得一只履。（北魏·郦道元《水经注·泝水》）

(11) 于是候鳧至，举罗张之，但得一只鳧焉。（《后汉书·王乔传》）

(12) 攘兵无所言，寄敬儿马镫一只。（《南齐书·张敬儿传》）

(13) 虎魄钏一只，直百七十万。（《南齐书·东昏侯纪》）

^① 例 8 转引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（2000:38），例 9 转引自吉仕梅（2004:75）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中,“履”“舄”均释作“鞋”,“马蹬”释作“挂在马鞍两边的脚踏”,它们三个都与人体器官“脚”相关。“钏”是戴在手腕上的镯子,与人体器官“手腕”相关。“脚”“手腕”都是“成对存在”的,其穿着或佩戴的事物也多“成对”出现,因此这类事物也选用“只”作为量词。

此时尚未发现“只”直接用于“人体器官”的记录,仅有一例用于“羊脚”:

(14) 因出酒一斗,羊脚一只。(《魏书·京兆王子推传》)

2.1.2 身体器官类

唐宋时,身体器官类名词正式进入“只”的称量范畴,延续至今,并成为主要成员:

(15) 空中有一神人,送龙腿一只。(《敦煌变文校注·叶净能诗》)

(16) 忆师兄,哭太煞,失却一只眼,下世去。(《祖堂集·药山》)

(17) 如看了只手,将起便有五指头,始得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)

(18) 如竹椅相似:须著有四只脚,平平正正,方可坐;若少一只脚,决定是坐不得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九)

明清时,成对的人体器官基本都可以与“只”搭配:

(19) 俱被他割了一只耳朵。(明·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三三回)

(20) 两只手端定一只腿。(明·许仲琳《封神演义》第六十回)

(21) 先对付了卢俊义,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。(明·施耐庵、罗贯中《水浒全传》第一二〇回)

2.2 用于“非成对”的事物

量词“只”最初与成对存在的事物搭配,但在历时演变过程中,逐渐从“成对”的事物扩展到一些“非成对”的事物上:

2.2.1 “箭”“戟”类

魏晋南北朝时,“只”开始用作“箭”“戟”的量词:

(22) 汝等各奉吾一只箭,折之地下。(《魏书·吐谷浑传》)

(23) 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。(《三国志·魏书·吕布传》)

“箭”“戟”并不成对存在,为何也使用“只”?我们认为,这可能与“箸”有关。形状上,它们都是细长形;材质上,多为木制;坚硬度上,都是硬的。“箸”都是成对的,因此使用“只”作量词,而“箭”“戟”因与“箸”的形状、材质、硬度相似,也使用了与之相同的量词“只”。

“箭”“戟”的进入,是“只₁”范畴发展的一个转折性节点。此前,“只₁”范畴的大多成员都是成对的,“只”作为量词对名词的分类原则是事物的日常存在状态。但此后,范畴开始扩展到非成对存在的事物上,“只”作为量词,对名词的分类原则开始发生变化,“成对存在”不再是唯一要求。到唐宋时期,非成对存在的事物开始大量

进入其范畴。

2.2.2 首饰类

首饰类中,魏晋南北朝时已有常成对出现的“钏”与“只”搭配。到唐宋时,“钗”“凤翘”等非成对存在的事物,也开始与“只”搭配。

(24)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,诣景先家货之。(唐·蒋防《霍小玉传》)

(25)西施以宝钗一只,留与导。(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二六引隋《穷怪录》)

与“箭”“戟”因与“只”范畴中已有成员“相似”而使用“只”作为量词不同,“钗”用“只”应是基于与范畴中已有成员的“相关性”。“钗”“钗”与“钏”类型相关,都是首饰类,“钏”用“只”,带动同类的其他首饰也进入了量词“只”的范畴。这种因类型相关而使用同一个量词的情况还有“日用器物类”。

2.2.3 日用器物类

量词“只”在汉时用于匱等日用器物,考古发现证实匱多是成对存在的。发展到唐宋时,非成对存在的日用器物,也可以使用“只”作为量词:

(26)叠子五十只,盘子五十只。(《金石萃编·唐六三·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》)

(27)棚上有……椅子一只。(《金石萃编·五代一·重修定晋禅院碑》)

(28)打一只盏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七九)

碟子、盘子、椅子等日用器物使用“只”,应与漆盘、箸等日用事物有关。漆盘、箸等最初因与“成对”相关而使用“只”作为量词,在历时演变过程中,逐渐扩展到碟子、椅子等其他与“成对”无关的日用器物,是一种基于类型相关的扩展。

到明清时,这一类型强势发展,大量“日用器物”都选用“只”作为量词:

(29)左手一只空碗。(明·抱瓮老人编《今古奇观》第二卷)

(30)每名铜锅一口,水桶一只。(明·戚继光《练兵实纪·练伍法》)

(31)终日坐在门前一只凳上。(明·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五)

(32)随身只有一只皮箱。(明·冯梦龙《醒世恒言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)

2.2.4 船

“船”也是量词“只₁”搭配的一个重要类型,在唐时可见用例:

(33)唯须小船一只。(《敦煌变文校注·伍子胥变文》)

“箭”“戟”都有【+形状:长】【+材质:主体部位是木制】【+坚硬度:硬】的特点,“船”也都符合这些特点,因此在“相似性”动因促动下,也进入了“只”的范畴。当然,“箭”“戟”的形状更规则,是典型的“细长形”,而“船”的形状则相对不规则,“形状”特点相对不突出。

2.3 小结

根据对量词“只₁”与名词搭配情况的历时梳理,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其历时演变路径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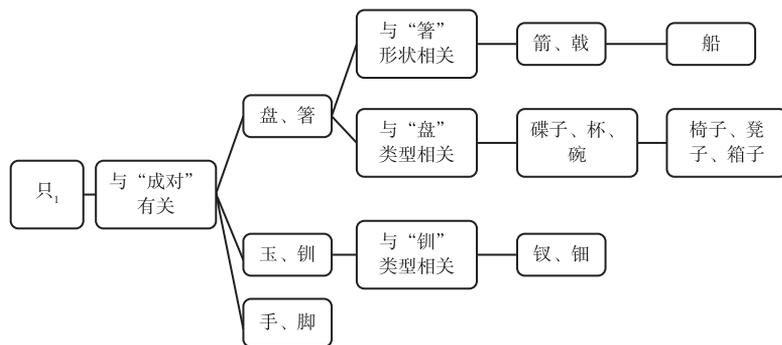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量词“只₁”与名词搭配的历时演变路径

可以看出,“只₁”作为量词,先是用于“成对”事物,在“相似性”动因促使下扩展至箭、戟,以至船;在“相关性”动因作用下扩展至日用器物(碗、碟、箱子等),以及首饰类(钗、钏等)。

这几类事物基本涵盖了现代汉语中量词“只₁”的搭配范围。我们在 BCC 现汉语料库中检索“一只₁”搭配名词的情况,如表 1:

表 1 BBC 中量词“只₁”与“成对”事物搭配的频次统计

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
1	一只手	14045	4	一只眼睛	1669	7	一只耳朵	435
2	一只眼	2699	5	一只胳膊	621	8	一只手指	425
3	一只脚	2216	6	一只手臂	556	9	一只鞋	282

可以看出,现代汉语中与量词“只₁”搭配频率最高的仍然是“成对存在”的事物,其中前 8 位是身体器官,第 9 位也是与身体器官相关的事物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量词原型的重要性,历经演变,其仍然决定着量词与名词搭配的基本面貌。

其他“非成对”事物如日用器物、首饰、船,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延续使用:

表 2 BBC 中量词“只₁”与“非成对”事物搭配的频次统计

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
1	一只船	280	3	一只杯子	181	5	一只戒指	116
2	一只箱子	201	4	一只碗	152	6	一只手表	98

从搭配的名词类型看,现代汉语中的量词“只₁”可以看作专用量词:①用于“成对存在”的身体器官或相关事物类;②用于日用器物类;③用于船。

第三类“船”比较特殊,它与“箭”“戟”一样,经“相似性”而进入量词“只”的范畴,但“箭”“戟”在历时演变过程中逐渐退出“只”的范畴,而选择了其他形状量词,如“枝”,但“船”则一直保留在量词“只”的范畴成员内。这可能与“只”不是典型的形状量词有关,箭的形状特点更突出,因此倾向于选择更典型的形状量词,而“船”因形状特点不突出,得以保留在量词“只”的范畴内。

3. “只₂”的历时演变

“只₂”初期主要用于“鸡”,之后不断扩展至可以称量大部分动物类型,但总以称量动物为限,是一个典型的动物量词。

3.1 禽类及鸟类

汉时可见“只₂”与“鸡”的搭配,魏晋南北朝时其搭配对象扩展至鸭、孔雀等:

(34)肥鸭一只,净治如糝羹法。(北魏·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羹臠法》)

(35)土多孔雀……恒有千余只云。(《魏书·西域传》)

发展到唐代,范畴扩展到更多“鸟”上:

(36)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。(唐·张鷟《朝野僉载》卷四)

以上动物都属于鸟类,选取“只”作为量词,应是由“只”本义中的“鸟”义而来。这个时期,“只”可以称量的动物范围还比较有局限性,尚不是较通用的动物量词。

3.2 其他动物类型

发展到宋代,量词“只₂”可以搭配的名词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,与量词原型“鸟”不相似的“犬”“虎”等也进入“只₂”的范畴。

(37)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。(宋·普济《五灯会元·南岳下三世·黄檗希运禅师》)

(38)恰似一只虎。(宋·贽藏主编集《古尊宿语录·宝峰云庵真净语录》)

从这里开始,“只₂”范畴内的名词开始了基于“类型相关”的扩展,“形状”特征渐弱,而“类型”特征不断增强。这个时期,“只”范畴内除原有的家禽、鸟类外,又新增了家畜类、大型动物类、小型动物类。

元明清时,沿着宋时开启的“类型相关”路线,大量动物类名词进入“只”的范畴,特别是在明代达到高潮,扩展至几乎所有动物类型。

3.2.1 家畜

(39)又买一只好肥牛。(明《朴通事》)

(40)每羊一只,岁得绒袜料三双。(明·宋应星《天工开物·乃服》)

(41)元帅奉上进贡礼单……黑驴一只。(明·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九九回)

(42)吞没一只肥猪。(清·无垢道人《八仙得道》第六二回)

3.2.2 体型较大的动物

(43)元帅奉上进贡礼单……麒麟四只,狮子四只,千里骆驼二十只。(明·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八六回)

(44)一只象两根牙,却不打坏了八十多只。(明·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五四回)

3.2.3 体型较小的动物

(45)一日打着一只老猿。(明·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第八三回)

(46)国舅又闭目念咒,咒到一只大老鼠。(清·无垢道人《八仙得道》第九七回)

(47)一只螃蟹,口中喷出涎沫。(清·无名氏《说唐三传》第四七回)

发展到这里,“只₂”的范畴面貌已发生很大变化,成员已不再局限于与“鸟”相似的动物类,而扩展到其他动物类型。到现代汉语中,“只”搭配的动物范围更广,已成为一个较通用的动物量词。

我们在 BCC 现汉语料库中检索“一只 +n”,选取出动物类的搭配,如表 3:

表 3 BBC 中量词“只₂”与动物类名词搭配的频次统计

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	序号	一只 +n	频次
1	一只猫	1811	11	一只蚂蚁	344	21	一只蚂蚁	344
2	一只狗	1563	12	一只狼	322	22	一只蜘蛛	130
3	一只鸡	956	13	一只猴子	310	23	一只螃蟹	130
4	一只鸟	675	14	一只蚊子	291	24	一只乌龟	128
5	一只老鼠	561	15	一只老虎	255	25	一只蟑螂	125
6	一只羊	541	16	一只青蛙	213	26	一只鹅	118
7	一只猪	426	17	一只熊	189	27	一只狮子	112
8	一只蝴蝶	389	18	一只狐狸	178	28	一只鸭子	109
9	一只兔子	363	19	一只蜜蜂	158	29	一只熊猫	103
10	一只苍蝇	361	20	一只刺猬	133	30	一只鱼	99

可以看到,“只”搭配的动物类型广泛,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较通用的动物类量词。

4. 结语

探究量词“只”的形成和历时演变过程,可以解释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与量词“只”搭配的四类事物间的关系。它们表面上看似毫无关系,但都是基于“只”的本义“鸟一枚”产生的,在历时演变过程中,通过“成对事物类”或“动物类”这两条路径而进入量词“只”的范畴内。“①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:两只耳朵、两只手、一只袜子一只鞋”是“只₁”的原型成员,从这个原型出发,在类型相关动因作用下扩展到“③用于某些器具:一只箱子”;在形状相似动因作用下扩展到“④用于船只:一只小船”。这三类事物表面看似毫无关系,实际都在某个历史节点上产生过交集。而“②用于动物(多指飞禽、走兽):一只鸡、两只兔子”则是从另一条路线发展出来的量词“只₂”的用法。厘清量词“只”范畴内的这四类事物,梳理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,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学习量词“只”的用法。

参考文献

-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(编) 2000 《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》,《文物》第5期。
- 洪 诚 1964 《王力〈汉语史稿〉语法部分商榷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黄 征 张涌泉(校注) 1997 《敦煌变文校注》,中华书局。
-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 1976 《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》,《文物》第10期。
- 吉仕梅 2004 《汉代简帛量词新论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- 刘世儒 1965 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,中华书局。
- 麻爱民 2015 《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王国维 1961 《观堂集林》,中华书局。
- 王绍新 2018 《隋唐五代量词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王贻梁 陈建敏 1994 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王子今 2003 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〈鸡出入簿〉小议》,《考古》第12期。
- 肖从礼 2008 《从汉简看两汉时期量词的发展》,《敦煌研究》第4期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编) 1980 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,中华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王晓玉)